

## ◎ 寻味日志



## 蚕豆飘香

五月市场里新鲜的蚕豆出现在人们的视线当中,清晨买菜的时候,听到两个妇人在前面走着,边走边说:“一会去她家看看,买些新鲜蚕豆,回家煮给家人吃。”听她们在说蚕豆,倒让我感到了兴趣。是啊,五月,蚕豆上市,此时的蚕豆吃在嘴里格外的香甜。

跟在她们的身后,我来到了一家菜摊前,卖菜的是一位中年妇女,一副慈眉善目的样子。她对她们说,今天的蚕豆是她头天才摘下来的,非常的新鲜。妇人笑呵呵地说着,见我站在一边,连忙也对我说,让我也挑一点,还说准保吃了之后还会再来找她买。

这时只见那两人开始在挑蚕豆,而我也拿起了摊主递来的袋子挑选起来。那一枚枚饱满的蚕豆,拿在手里是那样的让人感到欢喜,欢喜的不仅是食物本身,欢喜的是蚕豆上市的时候,我所喜欢的夏天也就来到了。是的,我喜欢夏天,特别是喜欢这样的初夏,不冷不热,让人感到非常的舒服。

买回来的蚕豆,我将它洗净,将外面的壳剥掉,锅内放油烧热后,加入葱段再下蚕豆炒熟。炒的过程中一定要加一点点水,将豆香味给焖出来。当我将炒好的蚕豆端上桌时,女儿早已迫不及待地吃了起来,边吃还边说:“妈妈,这蚕豆好香啊。”

是的,蚕豆好香,不仅香,而且还入口即化。喜欢吃蚕豆,似乎还是因为在儿时,母亲也时常做蚕豆给我吃。那时外婆的菜地里种有蚕豆,每到这个季节的时候,母亲总是会摘些回来,当然母亲的做法非常的简单,就是将外面的厚壳剥掉后,用水煮着吃,水里放入一些调料,当蚕豆煮好放凉时,就是一道可口的零食。

儿时吃这样的蚕豆非常的多,母亲说这新鲜的嫩蚕豆原就不需要什么调料,吃的就是它的原味。然而时光流逝,家里的那几块菜地也都荒废了,再想吃新鲜的蚕豆,只能去市场买些回来。就像此时的我,总是喜欢去市场外的一些农人的摊点去买,因为我知道,他们一般都是从自家菜地摘来的青菜,不像是市场

内的摊位,那里的菜基本上都是批发市场过来的。

五月来了,蚕豆飘香,这样的季节,总是会勾起我的记忆,总是能让我想起儿时的一切。想起曾经与母亲,一起在菜地采摘蚕豆时的情形,只是这样的日子,再也不会有了。岁月总是那般无情,总会在不经意间,带走内心中那些美好的事物。

珍重,珍惜,对于这个五月,不由得有这样的感叹。因为一旦逝去,再想相见,唯有明年。

文/朱 凌

## ◎ 清浅时光

## 戈壁上的爱情

我从小生活在戈壁,牧民们大多是从甘肃逃亡来的,他们很快在阿拉善生根发芽。孩子一个接一个地出生,很快就从两三个人变成了十人左右的大家庭。十几年后孩子们长成了少男少女,一个嘎查里每一户人家都有四五个正值妙龄的孩子,他们在同一所大队学校读书,又几乎在同一时间辍学回家,成为家里的主要劳动力。

十七八岁的孩子齐齐立在地当中,雨后的笋子一样新鲜亮丽。小伙子高大挺拔孔武有力、吃苦耐劳,姑娘姿容秀丽,个个都是持家的好手。

白天,一人牵一头驴或一匹马,背上干粮和水壶就出发了。那时戈壁春夏两季风光极美,黄色的沙冬青、粉色的蒙古扁桃、紫色的马兰花、玫红色的刺玫交替开放,梭梭、芨芨草能长到半人高,一眼望去几乎看不到裸露的黄土地。

日光悠长,大地辽阔,动荡不已。年轻的人把自己包裹在帽子和头巾下,躲在阴影里看着远方大地,谨防牛羊四处乱走。他们的心已经有了隐隐悸动,已经懂得了恋慕和羞涩,学校里那种傻里傻气的书生气已经完全褪去,剩下的是与生俱来的淳朴和野性。

我几乎能够想象,在近十年的时间里戈壁突然热闹起来,那是由一对又一队年轻男女、一个又一个动人故事串接起来的。第一批十八九岁的年轻男女坠入爱河,恋爱的细节在短时间里就会传遍整个戈壁,最美的高岭之花被摘走后,总有许多小伙子陷入寂寞和沮丧。

不过这样的时间不会持续太久,不过两三年而已,还会有第二批年轻人步入适婚年龄。

爱情如同戈壁上的草,烧光了还会继续生长,而且越长越茂盛。他们生活在戈壁腹地,在大地深深的角落里,爱情是唯一的消遣。小伙儿的衬衣洗得雪白,

姑娘的裙子熨得笔直,他们在放牧途中默默相遇、默默分开,然后在同一个水井处再次遇到。小伙子抢着帮姑娘打水,姑娘则拿出母亲做的其蛋子递给小伙子,三番五次之后爱情的火花就点燃了。

小伙子学会了弹吉他和唱流行歌,用攒了好久的钱买了录音机和磁带,有时间就对着练,还学会了跳舞。姑娘们也穿上了花裙子,戈壁上开始有花花绿绿、细碎碎的色彩,那是姑娘们的裙摆,是比野花的颜色还引人注目、令人欣喜的色彩。

脚下蒿子开始返青,骆驼刺上开始有星星点点的绿色,一些不知名的小花跃跃欲试。四脚蛇和蜥蜴的活动轨迹多了起来,刺猬开始到处打洞,警觉的沙漠黄鼠从洞口探出脑袋四处张望,一两只受惊的野兔从身边飞快掠过,一路沙飞草动。动物逐渐不安起来,它们似乎也发现了风云之间的秘密,躁动不已。

这些景象不知怎么就进入了年轻人的眼里和心里:原来不止风云,万物都在提醒他们,春天到了,最美好的季节要开始了。于是牧草不再是简单的生长,它们是带着希望在生长,野花不再是简单开放,它们是承载着爱意,在生长,动物们感受到的不是节令召唤,而是火辣辣、赤条条的爱情。

从那以后,戈壁才真正装进了年轻人的心里。白天时他们是戈壁的一切,晚上戈壁的一切是他们的,独享一片星空和一片月光,互相拥有彼此和一份诚挚的爱情,真是世上最美的事情。他们不知道,除了星空和蓝天,他们才是戈壁最美的存在。

遗憾的是,这些爱情故事我只是无数次听别人提起过,却从没亲眼见过。我对戈壁的理解和认知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些爱情故事开始的,故事的主人公是我的父亲母亲,是我的邻居朋友,是我至亲至爱的人,他们回忆起那些年的心动和恋慕时,眼睛里闪着细碎的光。

想想,我似乎还从来没见过一场真正的戈壁婚礼呢,也不会有机会再见到了,酸涩和苦楚又漫上了我的心头。这是否便是我与戈壁之间的爱情呢?它微小,细腻,令我欲罢不能。文/李 娜

## ◎ 闲情偶记

## 风吹不定

一路很荒凉,除了遇见一辆停在路边的拖拉机和一头驮草的驴,没看到任何人。经过一个村子时,沟畔上站了两个人,看

着我走过去,没说一句话。高一点的那个人,从这道坡上到另一道坡。我回头看他,他还站在坡上向我瞭,袖在袖子里的手始终没拿出来。风吹着他的旧棉袄,坡下有一条线一般的路。

大老远就有人打量我,表情既迫切又热忱,看清不认识我时,就一脸茫然望了我,漫不经心地干着可有可无的事情,也不和我打招呼。一群羊涌向沟里,破墙后走出一个牧羊人,他看了我一眼,然后去吆喝羊,与我相错而过。羊踩起的尘土中,有一股腥臊味,飘起来,缓缓地流向沟里落去。

田土静远,却少农事。从麦场上走过,麦场已经荒芜了,石碾子上的木拖已朽坏,风调雨顺的痕迹随处可见。黄土里可以看见陈年的谷粒,光景祥和,村子静悄悄的。看出去,村庄纹路清晰,颜色也饱满,沟渠里溪水散漫。麦垛稀疏,有几只鸡出没其间,偶尔可以看到一个人出来取东西,望我一眼,很快就回去了。

斜阳落照,地里忽然站起一个人,他的手上是一把旧镰刀,一圈草绳搭在肩上。他问我,你是不是要草绳。我才看清他是在织草绳。我问他怎么卖,他说十米八元。我说那我要十块钱的,他从肩上取下绳子,几下就盘扎实了,说十块钱还差一截,你到我家喝水,一会就好。他说着,絮过一把草,捻了几下,一些碎草断结落下,双手又搓,就续了上去。草绳金黄而光洁,像一件工艺品。这时一个女人站在沟畔上喊:你吃不吃饭捞饭?他抬起头,手一紧,双臂一弓,将绳子归结结实了,拢了拢身下的草:酸饭吃得惯哇。

我离开村子时,天已经暗了,肚子撑撑的。黄土高筑,风吹不定,有几只野鹤还没安静下来。光阴环绕,仿佛水一般的夜色淹没过来。沿沟傍村,一川灯火明明灭灭,黑暗中,有一个人在地里拢火,一捆又一捆的麦秸扔进火堆,击起一片火星,流萤般被夜色吞掉了,如同光明落进泥土,我手足温热。

回家一量,草绳十六米四,草腥袭人。文/王建中

## ◎ 人生感悟



## 中年

遇见肖强,是在乡下阿婆家。

阿婆住在城郊乡里。和妈妈

一起去看望阿婆,那是妈妈当年下乡的地方,阿婆对妈妈很好。回城多少年了,妈妈逢节假日总会去看阿婆。妈妈有时会带上我,那时对乡下许多东西都感兴趣。

肖强是阿婆对门家邻居。第一次去时,肖强在半开的院门后看着我微笑。去阿婆家几次,和肖强也就熟悉了。他带我去骑牛,摘桑果,打野梨。一次坐在山岗上,遥望着城市,肖强举着手说,“我要进城去!”

肖强真的进城了。中考那年,考进了城里的重点中学。第一次看见穿着崭新校服的肖强,他站在校门后看着我微笑。阿婆村里人都说肖强学习非常用功,自尊心特强。肖强考进重点中学也是理所当然。

三年后的一天。我看见肖强的时候,他站在横幅的后面看着我微笑。横幅上写着“恭喜我校肖强同学全市理科高考第三名!”

没见到肖强很久了。只在母校网上看到肖强的名字。介绍着他的事迹,是院校学生会主席。本科毕业后,留校硕博连读。再看见报道,说是肖博士到了国内非常有名的设计研究所。

过些年,在一期杂志上看到肖强设计总监的照片。有些发福了,但是精神状态极好,春风满面,在团队合影中,肖强非常出众。在母校百年校庆中,看到了肖强的名字,后面罗列着他的经历和成绩,殊荣非常。

再见到肖强的时候,远离年轻岁月已然走过二十多个春秋。出差去他的城,打个电话给他,听见一声激动的惊呼。他让司机开车接我,我看见站在大厦楼下玻璃门后的他,快速走到车旁。西装革履,意气风发,朝我微笑着。一见面,上来就和我拥抱,嘴里还念叨,“咱老哥们多少年没见了!”

当晚,他有一场宴席。席宴上,介绍我是肖强发小,多年兄弟情深。大家举杯,逐个过来敬酒,一番喝,头晕。酒桌上的肖强,谈笑风生,气氛热烈达到爆点。

再见肖强时,是在城郊村里,院门后不苟言笑,他看见我,面无表情,好像我们是陌生的。问起肖强的母亲,她说,“医生说这是脑部淤血,需要一个长期恢复过程,必须安静调理。”我看见肖强母亲眼角含泪。

惦记着肖强,有空,我就开车看他。他被他的妈妈收拾得干净。坐在沙发上,我俩面对面,我试图和他说话。

那年肖强四十五岁,开挂的中年忽被按下暂停键。只祸起一场病。文/杨 钧